



作品创刊 50
ZUOPIN CHUANGKAN
ZHOUNIAN
WENXUAN 周年文选

作品

文选 上

ZUOPIN WENXUAN

名誉主编：陈国凯
主编：廖红球 谢望新

花城出版社





你 品

作品创作 50 周年文选
ZHUOPIN WENXUAN
文选 上

名誉主编：陈国凯

主编：廖红球 谢望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作品文选:《作品》创刊 50 周年文选

廖红球, 谢望新主编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5.

ISBN 7-5360-4622-7

I. 作 ...

II. ①廖 ... ②谢 ...

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999 号

责任编辑: 詹秀敏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农垦总局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43.125 3 插页

字 数 1,060,000 字

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4622-7/I·3670

定 价 88.00 元 (上、中、下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编辑凡例

《作品》文学期刊是建国后创刊最早的文学杂志之一，见证了广东以至中国文坛 50 年的风风雨雨。《作品》杂志历年来刊发了大量的优秀作品，也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。为纪念《作品》杂志创刊 50 周年，特编辑出版《〈作品〉创刊 50 周年文选》，作为对刊物 50 年成长史的一个回顾和总结。

这部《文选》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共约 110 万字，上卷及中卷为小说，下卷为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。入选作品为 1955 至 2004 年间《作品》杂志上刊发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佳作。

《文选》编选的原则是：

1. 入选作品应突出主旋律，并在社会上产生过重要影响，或获得过全国大奖、省级政府奖、或入选过全国性的权威刊物，或获得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奖项；

2. 入选作品应具有代表性，因为 50 年间有些年份评奖活动很少，则综合考虑选入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；

3. 入选作品应该具有较高的艺术或学术价值，同时体现艺术和学术上的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；

4. 由于 50 年来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，新时期以前的作品，在尽量保持历史原貌的前提下，个别政治术语会作适当的斟酌和处理；

5. 在入选作品先后排序上，以作品发表的时间先后为依据。

《〈作品〉创刊 50 周年文选》编委会

2005 年 12 月

目 录

在区委会里	司马文森	(1)
死里求生		
中篇《英雄三生》中的三节	欧阳山	(16)
前 程	陈残云	(33)
战斗的航程	韩北屏	(52)
月 下	萧 殷	(106)
小加的经历	草 明	(120)
幸 福	萧 玉	(142)
在北京的会见	黄 钢 谭 洁	(163)
“铁笔御史”	王杏元	(177)
一棵龙眼树	易 巩	(187)
芙瑞达	于 土	(197)
最宝贵的	王 蒙	(219)
我应该怎么办?	陈国凯	(225)
被蹂躏的灵魂	杨干华	(249)
冒名者	尤凤伟	(260)
戈迪乌斯绳结	伊 始	(275)
海风轻轻吹	吕 雷	(285)



打 赌.....	陈世旭	(306)
追 月.....	余松岩	(318)
在茫茫的黑夜里.....	曹文轩	(334)
雕 像.....	戴厚英	(341)
关.....	廖红球	(351)
马拉松宴会.....	霍 达	(363)
怅 惘.....	李国文	(379)
留一点爱给自己		
——情同初恋系列之三	张 欣	(386)



在区委会里

司马文森

小谢守住那架电话机，已过了两天两夜，现在正是第三个夜晚。

夜深了，台钟的短针正指向十二点。

户外刮着十级台风，暴雨倾盆的下着。

第四区区委会，那幢孤立的二层砖房外面，已被深达一尺的雨水包围着，村子外，白濛濛一片，农作物在风讯到来前，大部分都被抢割了，未成熟、来不及抢割的，也只能在水面冒出点头。

电话室内充满了寂静，然而战斗的气氛。

小谢很感疲乏，由于缺乏睡眠，眼球有点刺痛，又因为对着电话机，话说得多了，她那银铃般清脆的嗓子也沙哑了。但她还是全神贯注着她的工作，左手拿着电话筒，右手执着笔，匍伏在桌上，一边是：“……是，区委会，有情况？你说……”一边又在记录纸上，迅速的记录着对方在电话中反映的情况。

在她旁边，站着区委书记黄德光，他正在审阅小谢从电话中记录下来的灾情报告。地下满是烟灰和烟头，说明了两日来他紧张工作的情形。



这个结实、高大，有军人气概的南下转业干部，这时面色有点灰暗，眼睛充满了血丝，但他还是乐观而坚定的。

三天前，当他们从无线电收音机收到广州中心气象台的报告，知道有八级到十级的台风可能在他们这个地区登陆，这儿离开海岸不到五十里，跟着就会有暴雨，于是就开始警戒。消息到来不到半小时，县委会又来了“急电”，叫他们紧急动员，准备应变。

县委会的指示是：在风雨到来之前，一定要做好农作物的抢收妥藏工作，“用一切方法，一切可能，保护农作物，保护人命、家畜的安全。特别要注意的，是北面河的防汛工作，要注意从北面山上下来的山洪，大堤要进行严密检查，加高加固，要战胜这次可能到来的灾害。”说起北面河，沿岸三个区二十几个乡的人，都有很深刻的印象。解放前它经常出事，几乎每年都有一次，解放后，也有一次小湾崩堤事件，造成了重大损失，因此，每次有大风雨的警报，县委会对他们的指示总是要特别提到它。

接到县委会的紧急指示后，四区区委会跟着就和有关单位举行紧急会议，布置防风防汛工作。当天下午全体党政干部，按照决议便纷纷下达全区十二个乡，特别是沿北面河两岸的八个乡。区委会陈副书记还亲自到达曾经决过堤的东和乡小湾村去，黄德光负责了全区指挥联络工作，他只好留守在区委会指挥部里，掌握全面情况，指挥作战。因此几日来，留在区委会里的，就只有他、电话员小谢和炊事员阿郁。

在这种紧张情况下，小谢固然一刻离不开她的电话机，黄德光也一样，离不开电话室。

小谢——这个二十岁的青年团员，对这位领导同志，有了很深厚的敬爱感情。她出身自一个贫苦的农家，土改时参加工作，因为表现积极，被吸收进团，当时领导她的，培养她的，正是黄德光。

黄德光很喜欢她，把她当小妹妹看待，在工作中给了她许多教育和影响。当土改快结束，黄德光因为曾在本区领导土改，上级调



他任区委书记，他便问小谢要回家生产，还是和他在一起工作。

小谢当时一点也不迟疑的回答他：

“黄同志到哪儿工作，我也到哪儿。”

这样，小谢就开始做了第四区区委会的电话员。她聪明，机智，肯钻研，肯学习，因此很快就掌握了这门业务，她现在已是一个很熟练的工作者了。

这时她正在同小湾通话，一边听着话，一边在迅速的作记录。

对方是区委会陈副书记，从那个最使人担心的危险地带打来。黄德光埋头在一叠记录里，但他一听说小湾有情况，精神就转移到电话机旁来了。

“……水位又涨了，”只听得小谢复述着陈副书记的话，“来势很猛……离大堤只有……几寸高……风大……大堤上站不住人……”她的铅笔迅速在纸面上滑着，“雨大……工具不足……加宽加固工作有……困难，人们疲乏过度……已顶了两天两夜，连妇女也动员上去了，还是不……顶事。你有什么要求？和黄书记通话？好，你等等……”她回头向黄德光说，“黄书记，陈副书记要和你通话。”说着， she 就把电话筒交给他，把那盏煤油灯稍为扭亮了些，便又埋头在整理那份新记录。

黄德光焦虑的倾听着陈副书记的报告，他的额头堆满皱纹，面色也更加难看了。

“……要人？那有这许多人呀，老陈，你知道我们那八个乡的堤防，一边就有六十多里，两边加起来是一百二十多里，段段都重要，段段都需要人，而且又是在深夜，你想办法吧，顶过这一晚，明天再设法好不好？……有困难……怕顶不住……情况紧急？我知道，实际上，老陈，你们那儿配备的人力已比别的地区多了一倍……能够想办法的，我一定替你想办法，就是手头上机动力量不多，还得准备应付别方面需要……”

对方似乎因为合理的要求，得不到满足而有点泄气，黄德光便



又在电话中鼓舞他：

“困难是到处一样的，老陈，我们是共产党员，不该向困难低头……好吧，你再想想办法……我等你的好消息！有情况随时来汇报……”

他放下电话筒，松了口气，用手抓了抓头皮。

小谢从记录纸上抬起头来：

“黄书记，我看陈副书记所提的困难要注意，万一小湾大堤保不住……”她再也不敢说下去了。

黄德光烦躁地说道：

“小湾重要我早注意到，可是沿河六十多里，你说那段不重要？段段都要人，我们把可能用的力量也用上去。和这场大风雨斗争已有三天了。抢收工作，又只完成了二分之一。……”

小谢沉吟着，一会又低声说道：

“我们不是还控制有一部分机动人力吗？四平乡不在沿堤地区，抢收工作也大半完成了，可以调剂一下。”

“这个我也想到，不过，我们这时还不能把全部后备都用上去，万一什么地方，有紧急情况，我们怎么办？”说着，他指了指窗外，“你看风雨越来越大了，这一关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过得了！”

黄德光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一阵轰然的巨响，那是村口小海湾一棵大榕树触了电，倒下来；雨水倾泻着，打在屋瓦和玻璃窗上，有如千军万马在奔腾。

电话室内静悄悄的，只有户外的风雨声。……

黄德光背着手，在那狭隘的长方形的电话室中，来回走动。

在他那兴奋，胀痛，沉重的脑里，闪耀着一些回忆的断片。

……那还是在他童年时代。

他家住在黄河沿岸一个村庄，当年黄河泛滥，他们村子上的人，不分日夜的都上了大堤，和风雨、和在咆吼中的黄河洪水作战。几日几夜过去了，大家没吃没睡的，慢慢的都有点支持不下，但又

不能不勉力支持。

有一夜，他记得很清楚，是在半夜时分，他被一阵锣声和呼叫声惊醒了，他连忙起身，只听得村上到处有人在呼喊、哭号，说大堤决了口。他一想就奔出门去，洪水已是排山倒海的奔向他来，一转眼间，他们的村庄便被吞没了。他虽年少，却机智，勇敢，一看来势不对，便迅速地爬上树去。天亮时，他什么全看不到，所见的只是一片黄色的波涛，激怒地翻腾着，在波涛中飘浮着死人和绝望地挣扎着的家畜。他的家不见了，家人不见了，他伤心绝望，只能在那儿号哭着。……

“那是在反动政权统治时代，”他想，“现在人民当了家，作了主人，我们绝不容许再有人受这种灾难！”他又想到上次小湾决堤时的悲惨情境，有好几千人无家可归，家畜农稼损失很大，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去救济，才把大家安置下来，度过那次灾情，恢复了生产。万一这次也出了事，他继续想道，“不但是人民的损失，也是国家的损失。人民不但不能来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，还要政府来救济。人民对党对政府又会怎样说呢？”

他迅速的走向那挂有本区详图的墙壁上，他望着那儿有两个点子，一个是四平，另一个是小湾，研究了两个地方的距离。两个地方的距离就有近三十里，走一次就得有二点多钟。……小谢从电话机旁回过头来，关心的望着他的背影，心里也在想：只有几天时间，我们的黄书记样子也变得多了。

黄德光继续在考虑着，陈副书记的要求是合理的，小谢的意见也对，为什么不能考虑这个问题呢，应把四平的力量再加上去！他迅速的离开那全区详图，走向小谢，面孔严肃而兴奋，当他对什么事决定不了的时候，总是这样的，他说：

“给四平摇电话！”

小谢迅速的摇着电话机，呼叫着：

“四平，乡政府……四平，乡政府？……我是区委会，我找王乡



长，黄书记要同你们通话……”

王乡长很快就过来接话了。

“王乡长？是王乡长！我是区委会，小谢，黄书记和你通话。黄书记……”她把电话筒递给黄德光。

黄德光接过电话说：

“……我是黄书记……你们那儿情形怎样？……情形还好……抢收工作在日夜进行，已快完成？……很好，很好……能不能抽一部分人力出来？有紧急任务……你说要多少？我问你用最大力量能调动多少？……什么？只有五六十人？不行，太少了……有困难？是，我知道，那儿没困难？问题是你下定决心，沿大堤的困难比你们大得多了，我的要求不多，五六百人的样子，要立刻出动，支援小湾！……什么？天黑？路远？有水难走？这些我都知道，都不是理由，三十里不能说远，我给你两小时时间跑着去……什么？又是困难，你知道小湾的情形怎样？山洪下了，水位在涨，离堤面只有几寸了，很危险，别以为它离你们那儿还有三十里地，同志，要把眼光看远点，要看全面，要看国家和人民利益，万一小湾大堤崩了，你想那损失会有多大？到那时，我们区的还有五区的二十多万人身家性命、十多万亩田地都会受损害……你知道这些……那就更不能强调什么困难，马上就出发，我在等你们到达的消息！”他望了望手表，“现在是十二时一刻，要在二时一刻左右赶到！”

他放下电话筒，虽已圆满的解决了问题，但他的心情仍然是激动的。

“真有点岂有此理，天黑，风雨大，远路……怎么就没想到几十万人的身家性命？是党员，又是支书，他在那儿干什么呀！”

小谢默默地望着他。低声问：

“要不要把情形通知小湾？”

黄德光道：



“不，先和县委汇报过再说。”

县委一直在关心这条出事最多，最难驯伏的河。

县委书记对黄德光说：

“据上流来的报告，情况很紧，你要特别注意小湾大堤，不管怎样要用一切方法，一切力量把它守住！”

黄德光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。

县委书记道：

“你估计估计，除原有的力量，加上四平的后备挡得住挡不住？”

“现在情况还在变，难说。沿大堤两岸，光我们这一区两边堤岸长度加起来就有一百二十里，不能不处处防备，力量只有这一些……”

“你的决定我同意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把主力用到重点地区去，不能平均使用。……”

“小湾那边力量已加强许多，我们这儿的人力也早已用上去了。”

“你重视小湾，我放心，不过还不能麻痹，有紧急情况随时来汇报，必要时我还可以把五区力量调动一部分给你们。”

户外的风雨在继续着。

在一阵闪电后，跟着就发出了巨大的雷鸣，大地震撼着，电话室也受了剧烈的震动。

不知道谁家的狗，这时也发出凄厉的嗥叫。……

黄德光又给小湾摇电话。

“接小湾，请陈副书记听话，接小湾……”

但没有接通。

他再摇，还是一样。

“我来。”小谢说，她摇着电话机，呼号着，“总机，总机，请接小湾……”



静默。

台钟嘀嗒嘀嗒地响着，秒钟走的似乎特别慢，发出的声音也特别清晰。

“总机，总机！……”小谢呼号着。

“不通？为什么？”黄德光焦急地问着。

小谢回过头来冷静地对他说：

“总机还没接通。”

一阵闪电，跟着又是雷鸣，那威力就像要把一个巨山劈成两片一样。

“总机，总机……”小谢呼号着。“你是那儿，小湾？……”

黄德光松了口气。

“不是，是总机……为什么不接小湾？接不通……有故障……不能想办法吗？我这儿有紧急的事情要通知，你一定要想办法！……没办法，没……”

她回过头来对黄德光说：

“黄书记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小湾接不通，接东和乡府！”

“总机，总机……”小谢叫道，“小湾接不通，改接东和乡府……怎样？一样接不通？这怎么行，我们有要紧事，有紧急通知……你试试，……一会通知？好，我等你，接通了马上通知……”

他们两个都紧张的在注视那架电话机，等待着消息。

门外有人走动，一会那扇通会议室的门轻轻的开了，走进来的是炊事员阿郁，他拿了两碗热滚滚的面条进来。

“你还没有休息？”黄德光望着他问。

这个中年男子，原是一个农民，到区委委会当炊事员也有一年多了，他的和蔼和负责精神使大家对他都有了极好的印象。

“你们日日夜夜在工作，我还睡得着觉。”

阿郁热心的把面条送到他们面前。



“趁热吃了吧，大风一来什么都买不到，我只弄到两只鸡蛋……”

当他看见他们在吃他的面条的时候，他就悄悄的坐过一边，满足地抽起熟烟来。

黄德光和小谢开始吃着滚热的面条，这才想起真的有点饿了。

“阿郁，那你呢？”小谢问他。

“我那儿有。……”实际上，他下的只有这两碗。

电话机突然叮叮的响了起来。

黄德光和小谢都不约而同的放下碗筷冲向电话机旁去。

小谢手快先自抢着了。

“区委会……你哪儿？什么？总机，东和还没接通？接不通？……怕是出了事……”小谢回过头来对黄德光，“黄书记……”她的情绪很激动，声音有点不自然了。

黄德光伸手接过电话筒，焦急地追问着：

“是你在猜想，还是听到什么消息？没有消息，是自己的猜想，好，你再给我接西和乡找王区长听电话……”他对小谢说，“没有什么，应该镇定……”

小谢没有表示什么，有一种羞怯情绪，蒙上她的心。

黄德光一直紧张的在等待着，听总机给他接话，一会，只听得一句“说呀”他就：

“我是区委会，黄书记，你是王区长？不是，他不在，到哪儿去啦？上大堤，大堤有情况吗？什么情况？还不明！有情况为什么不来报告？刚刚发觉，人都上去了？好……好……小湾那边情况你们知道吗？……不好……向你们要人，情况更坏……怎样坏法？有缺口，可能崩堤……我们还不知道，和它们的联系断了，……这种情况发现有多久了？半小时前，王区长怎样决定？分了一部分人过去支援，对！对！……四平的人到了没有？刚刚过去，有多少人？四百多，来得正好，……请你转告王区长，陈副书记，要镇定，



要坚决，用一切力量，一切方法把大堤守住，千万崩不得，人力不够，我们再想办法。……要加强和区委会联系，随时把你们情形，小湾情形汇报给我……”

小谢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焦急的情绪又涌上心头了，上次小湾崩堤的情境又在她的脑海中出现，那次的灾情固非由于疏忽，而是由于人力不能抗拒的灾害，使洪水冲破了堤防，涌进东和，波及沿堤各乡和邻区，泛滥了田野，淹没村庄，摧毁着农作物、牧畜和人命，造成了解放后第一次巨大损失。

她在记录纸上，写着：

“清晨二时二十五分，和西和通了话，发现……”

黄德光又在和县委会通话：

“小湾那边情况不好……”

她听见黄德光那沙哑的声音。

她继续在想着，事情发生后，她和黄德光去办善后工作，她们曾在那儿领导过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小湾，已被洪水破坏得不像样子，农作物全完了，房子也有不少被冲塌的，农民们惘然地对着他们破坏的家园在流泪。有一个老太婆拉着黄德光在说：

“同志哥，你们领导我们斗地主、分土地，翻身过好日子，为什么不把这条河也斗一斗，叫我们永远把好日子过下去……”

她的手抖索着，怎样也忍不住，泪水濛住她的眼，她写不下去了。

黄德光从县委会那儿得到了新的指示，并且决心来赢得这场战斗了。这时，他又和坐镇在对河大东的何区委通知，大东处在半山高地上，一向没出过事，但每次有情况，区委会还是照例派人去坐镇的。

何区委碰到这样紧急关头也已上了大堤，并且为了对岸小湾的局势而感到焦急，他对黄德光说：

“小湾那边情况很坏，得赶紧想办法。”



黄德光道：

“我正为这件事找你商量，现在的问题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已决定把这边的人调动一部分过去支援，但是过不了河，水大，船靠不上去。”

“不能想办法吗？”

“有办法，我们一定过去，你放心！”

放下电话筒，黄德光望着小谢，眼泪挂在她的眼上在闪光。

“把眼泪抹掉！”

小谢低头抹着泪。

“焦急，慌张都不能解决问题。要知道，我们有力量，也一定能战胜这次大水！”顿了一会，他又说：“你通知区、乡府把能够动员的力量都集合起来，等待出发。”

说着，他就匆匆的走出去，一会回来，身上已披上雨衣，背着手电筒和那支随身携带的左轮手枪了。

“从这儿到小湾去有多少路？”

小谢刚刚打完电话，回头一看有点吃惊：

“黄书记，你在这时上小湾？”

“我自己带队去。”他说，“有多少路？”

“三十多里地。”阿郁答着。

“有没有小路，可以少走几步？”

“有，我知道那条路，我带你去！”阿郁说着就站了起来，“不用过桥，但要走山路，可以省走六里路。”

“好的，你去准备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走。”

阿郁兴冲冲的出去了。

“黄书记，”小谢忽然着急起来，“那我呢？”

“你在家留守……”

“不！”小谢坚决地叫着，“你是指挥，你负了很大责任，你不能走，该留下，由我去！”

